排队号码

By 霁声晚
号码纸在母亲手里被折成很窄的一条。她平时很少折东西，坐着等，手却无意识地忙。先对半，再沿边压一下，等我看见，纸上那个数字已经被藏到里面。我提醒别折得找不到，她便展开，抚平，又递给我，说你拿着。大厅很亮，叫号声从头顶落下来，每一声都让人暂时抬头。我看屏幕，她看旁边的门，偶尔问还有几个。我算一遍，告诉她，过一阵又重新算。那些数字没有照顾我们的情绪，只按自己的顺序向前，时快时慢，不肯透露下一次准确要等多久。母亲说带我小时候来办事，我总坐不住，拿着号码跑到门边看。她说得很平常，我却突然想不起那时她是什么表情。大概也像今天这样，问完流程，找个位置，让我先坐好，再慢慢处理自己的着急。轮到以后，我们一起起身。纸被我握久，也有一点软，交出去时边角翘着。工作人员核对，问了几句，事情比等候本身短。出来以后母亲说原来就这样，我点头，心里也有点相同的意外。我们走到外面，太阳已经移到大厅另一侧。我去买水，她站在树影里等。回来递给她，发现号码纸不知怎么又到了我口袋。我拿出看，数字还清楚，母亲却已经低头喝水，不再需要知道前面还剩几个人。我把纸收好，陪她慢慢往车站走。

By 酒猹
取号机打印出纸条的时候，很像正式承认了我的存在。在这之前，我只是一个走进大厅、环顾四周、找不到该站哪的人。拿到号码以后，立刻拥有明确身份，能够心安理得坐下，仿佛只要保存好这张纸，事情迟早会轮到我。实际坐着仍然不太安稳。屏幕上每跳一个数字，我就重新计算前面还有多少。刚算明白，又发现有不同业务，字母不一样，不能直接相减。旁边一位比我晚来的人先被叫走，我差点产生不平，仔细看才知道，人家排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。于是收起自己那套过于简便的数学，先确认看哪一列、听哪种提示。事情清楚以后，等待反而没那么费劲。我拿本书出来，读两页便抬头，书没读多快，但至少不用持续监督整个大厅是否按我想象运行。最惊险的一次，是纸条被我夹进书里，叫到时突然找不到。我翻得很急，眼前都是字，没有数字，直到工作人员提醒先过来确认，我才带着书走过去。办完离开，纸条从最后一页掉出来。原来它一直很守规矩，认真待在我安排的位置，失去秩序的主要还是我本人。

By Fallon
陪母亲排队，我们拿到同一个号码，坐在相邻的位置。她让我先去忙，说一个人等也一样。我说事情不急，便坐着。平时在家，各有各的安排，很少这样没有其他事可做，只看前面的屏幕，等一句迟早会落到自己身上的提示。她翻包，拿出水，又问我冷不冷，我说不冷，过一会儿却还是把外套拉紧一点。旁边的人陆续离开，新的人又坐下。母亲想起一件旧事，说以前带我来办手续，我坐不住，总要去看门边的机器。我不太记得，只想起某些大厅有很亮的地面，走过去会看见模糊的鞋影。她说就是那次，我还把号码纸捏得全是汗。现在纸在她手里，平整得多。我接过来看，确认没有错，又递回去。我们聊了一些本来不必专门找时间讲的话，菜价、亲戚家的孩子、柜子上某个一直没修的小地方，屏幕便在这些话之间慢慢往前。轮到以后，我陪她走过去，帮忙放好材料。事情办完，她把号码纸和其他单据一起收进袋里，出门才想起那张应该不必留。我说回家再整理。那天的等待并不特别愉快，也没有变成值得纪念的经历，只是后来想起，会记得她坐在旁边，先替我拧开了那瓶水。

By 茵长
我曾经把一张很小的排队票夹进日记本。那天和朋友去吃一家需要等位的店，原先想看看有没有位置，结果拿了号才知道，还要等一阵。她问换不换，我说都来了，便坐下。门口有一排凳子，我们挨着，手里各拿一杯饮料，纸条在她那边，数字偶尔被杯底挡住。我们聊了很多，原先准备讲的事早说完，后来开始猜里面什么好吃，讨论隔壁店的招牌，再回到学校里一点很小的烦恼。我本来有句话想问，一直没找到开头，偏偏在没有准备的时候说了出来。她听完，没有立刻回答，先把纸条从杯下拿出，说还没叫到，慢慢讲。那顿饭后来吃得怎样，我记得不太完整，只知道出来时已经比预想晚。等位票被她顺手递给我，说拿着，别把别的东西也一起丢了。我回家从口袋摸出，边缘湿了一点，上面的号码还很清楚，便夹进本里。现在翻到，已经不记得我们是第几个进去，也不会为了数字去查那天等了多久。我只记得她听见问题以后，没有急着替我收尾。门口的人来来去去，我们仍坐着，那句还没叫到，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把后面的几句话，也不那么慌张地说完。

By 青川渡鸦

我不喜欢把排队理解成一种越有耐心越值得奖励的测试。有些等待确实必要，资源有限，事情需要逐个处理；也有些等候来自信息不清、流程重复，或者没人告诉后来者应该去哪里。不能因为大家最后都等到了，就认为中间每一分钟都合理。我自己起初不敢问，后来发现，先确认预计时间与所需材料，往往能避免许多白等。有次拿号以后，工作人员提醒当前业务需要去另一处。我已经坐了一阵，有点不高兴，想说为什么不早讲，后来回看入口，才发现提示确实在，只是位置不明显。我把情况告诉对方，她记下来，之后将说明移到更容易看到的地方。这个改变很小，却可能比劝每个走错的人再耐心一点有效。当然我也不能据此认定每次不顺都该由别人负责。材料是否带齐，号码有没有看清，轮到时人在不在，都需要自己确认。对流程提出疑问，与按已经明确的规则配合，并不矛盾。现在坐下等，我会先弄清事情，再决定怎样使用那段时间。能看书就看，必须留意便留意，不再一边沉默忍着，一边替所有情况作最坏解释。拿着号码，只能说明轮次已经确定；至于等待能不能更清楚、更方便，仍然可以具体地问，具体地改。